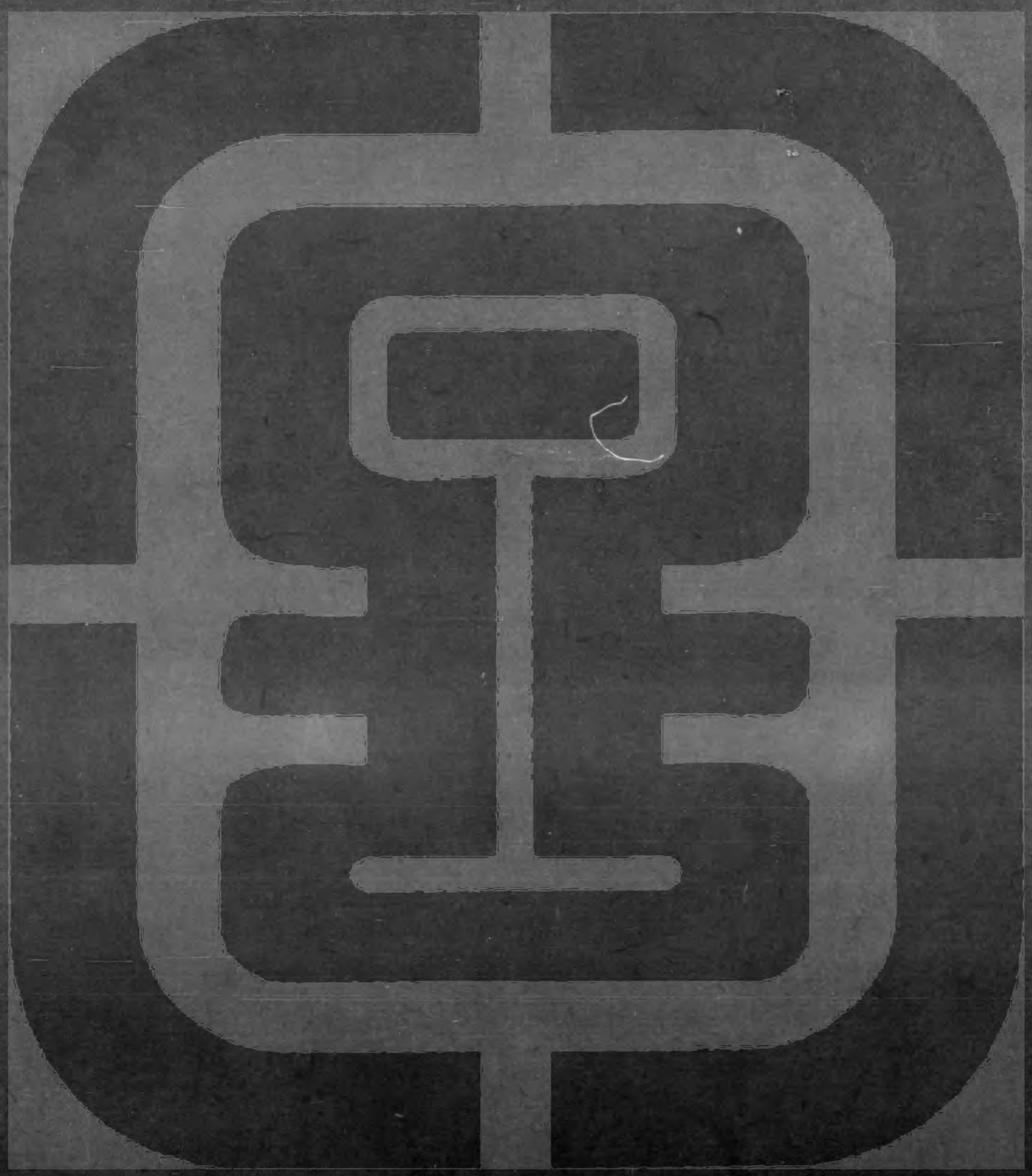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魏書十七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

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

高昌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
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
從其末咎釁多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
薨謚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
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
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
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
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羅寇賊流亡者相
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少
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
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
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
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爲內都大官
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騎馬遠
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和王而

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
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平
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
蠕蠕千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失不虛發所
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
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
沮渠無諱無疾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
王閭若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
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
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
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為公後好酒色多越法度
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怛懷怨望頗有
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魏收書明元六王列傳十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魏書十八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
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
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
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
羅曰夫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
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
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万餘落八年
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
軍參與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
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
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
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素
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
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叚太陽討斬之傳
首京師
臨淮王讓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

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
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粮爲守禦
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万以供軍儲義隆
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
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万餘級薨謚壹王
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
鎮久之提子負外郎頴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
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
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
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毋喪哀號孺慕悲
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
刺史謚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
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
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
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
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于學雖無優劣

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阜白大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温湯進彧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還報稱彧風神閑儁衍亦先聞名深相器持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

樂聲歔欷涕洟交下悲感傍人衍爲之不樂自
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彧上表啓常云
魏臨淮王衍體彧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
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
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曰昔王陵在漢
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猶願北
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彧性至孝事父母盡禮
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
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
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
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彧表諫曰漢祖
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
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絶服猶尚身奉子道
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
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
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
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

室昆之與李實傾曹氏宜子元宣王冢徽文王
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
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
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
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亶德坤
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
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
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
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
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
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
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
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
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
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
得與餘帝別廟有關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
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
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

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
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
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
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
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
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
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
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
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
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
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
之情使名器無遽入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
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
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
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
準又不納介朱榮死除或司徒公介朱世隆率
部北叛詔或防河陰及介朱兆率衆奄至或出
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

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彧美風韻善
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
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
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龍驤將軍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
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
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
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
相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
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今
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
之內有帥二十五衛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
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
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
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
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
應二万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万匹十五丁
出一番兵計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

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朋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侍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非自絕無以血食

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
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
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
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
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
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皁隸葬擬王侯存
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隣里相
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
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
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
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
以後若婚葬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
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
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
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
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

恨五品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君丞靈太
后臨朝宦者干政乎乃揔括古今名妃賢后凡
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
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
乎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乎陳便宜表曰皮服
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
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万五千斛牛
羊三万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
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
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表
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
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
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
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
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
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
未若杜其未萌又賀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
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

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
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
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
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
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太造
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
竊以理雖万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從往卜
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
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
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
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
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昔宜準昔成謨略依
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
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
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
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
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

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閒阿那瓌衆號三十万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

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都
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
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
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
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
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
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
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
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

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
旨勑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
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
等云承前以來置宮縣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
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
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縣於東北太蔟編於西
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
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
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

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閭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龍裘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龍裘薨謚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慢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閭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

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
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
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
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
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
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
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
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士後未爲
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
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
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
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賛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
信胡人便之刼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
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
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
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
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

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
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
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田來非
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
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
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
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
徙鎮驅使但爲虞候自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二品通官在鎮者
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
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添兵
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
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
凡士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
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
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万衆度沙

漢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節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二部勑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揔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

三州就食深謂篡召些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
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
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
上書乞還京師令在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
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
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案
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
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
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
不欲使徽深相憾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
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 除深儀
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
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
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武王等潛
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
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
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
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

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
其後自此以來飜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
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自徽執政以來
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
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據于
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
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
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
勳比之未重乃竟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
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
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
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
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
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
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
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
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
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

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榮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我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嫌裘

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非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

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我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嫌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

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勑伺察
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
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
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
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
脫蒙闕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
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
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
銜之普賢普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
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
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
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
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
趨定州間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
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謐等六七人臂肩
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謐疑深意異乃密告
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走出謐叫噪追
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

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望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躭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於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

南安王余昌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

月之間帑藏空罄允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
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寵
日甚內外讙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
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魏書十八

魏收書太武五王列傳六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書十九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
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
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
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
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

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勛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土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亂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勑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絜又不營產 兼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駑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入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

略壽安恩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
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
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
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
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
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
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
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
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
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即位
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
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
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
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

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尚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爲沙門更名僧懿居昔高出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昇字伯暉龍襲兗

子悰字魏慶龍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皃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昇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

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
縱横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
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
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
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
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
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爲
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
刺史貪暴無極欲規斥及商胡富人財物許
一臺符誑諸豪等云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
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薨
贈太師録尚書

子沖襲無子國絶

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
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
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禄大
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遥以諸胡先無籍貫

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遥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出胡同遥坐除名遥陳枉不已勑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禄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祆幻遂説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彖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莪棗城伯驎戰没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裂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日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師少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遥遥並擊破之遥遣輔國將軍張蚪等率騎追擒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

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
得變革者則親也昔以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
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
而弗別經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
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
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
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
初割減之起暫是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
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

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睠此皆先朝殷勤
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
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
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
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
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
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
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

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
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
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
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
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
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
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
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河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廉公
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
漸逼便棄營而去賊李喜有競飲聊無所備遂
簡輕騎因醉襲擊俘馘其多後位都大官薨
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鑾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
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
嫡應襲先爵爲委文尚書僕射羆因子氏親羆

遂奪弼王爵橫授別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 此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大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録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

洛南昭業立於閤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
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
夫卒謚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旋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
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
以罪除爵爵由謬襲龍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
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篡先緒誕
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
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
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
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
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
中尉元篡所紀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禄
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
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

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孫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孫山乘勝追奔二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

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
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
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
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坐爲叛臣及將殺之神
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
鎮都大將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
莫寒簡西部勑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
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
將奚陵於是諸部勑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
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勑勒詐降雲信之副將
元伏曰勑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
圖雲不從勑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
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
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
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万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兒遂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脩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

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
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
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
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
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
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諭之乃
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
秦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
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
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脩義
為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万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
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
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

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裙錦爲緣帝謂曰朝
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
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
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
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
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
克終之美世宗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茹皓
姐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
乘又命皓登車皓蹇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
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蹇世宗親踐除肆
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愼自修甚有聲
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
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二
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
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
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

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
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王表引樂
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
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臣與尚書令高肇不平
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唯
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興詣
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
常劉芳議崔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
奏臣以自金行失御君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
似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睿
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於
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
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
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為
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大樂令公孫崇輒自
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
成訖表求觀試時勑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
請集朝英議其得失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

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斟據非所宜行時
尚書令臣肇清河王禮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
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臣與校從其善
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
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去芳
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
頗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
而惠蔚亦造一尺仍去扶以比崇尺自用乖違
省三三謂芳為得而尚書臣臣表云劉孫二

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庸殊異言取中[illegible]
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illegible]
判當時議者或是於臣兩途舛駮未即時定肇
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出臣踰先言
宜仰依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廣
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尊競無復彝
序臣更表列據二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
勑言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
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

已阿黨劉芳過絶臣事望勢雷同者擬以恩言
依經按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從
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
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
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
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
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內朝抱璞人
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
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
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噤心隨從不明
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士學與王殊懸
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
於人規成虛譽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
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
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豈
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
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
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

千金堰不問臣復量民田見其異二三浮濫難
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
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
言之芳先被勑專造鍾律管籥優多甚許裁
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
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秦更不增損
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臣檢匡造時在牒後一
歲芳於爾日臣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二
豈造寸積秦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
秦亦俱先朝詔書以秦成寸首尾歷然豈有却
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
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
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
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
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輒生刖足之言趙高矯惑
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
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宦
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

奏臣誣肇處臣死刑世宗怒死除爲光祿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臣臨發帝引見於
東堂勞勉之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
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顧聽
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
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
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
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臣嚴於彈糾始奏王忠
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
之心又慮臣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仍
加鎮東將軍臣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
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華歷往代良規臣宗室
賢亮留心無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
權衡得哀今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
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臣
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
襲王爵封東平郡王臣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
議定是非詔付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

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邑
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
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
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
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
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
于時亦準議參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
睿明下燭不刋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
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
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
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
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驅卒相撾朝野駭愕澄
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
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
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關右
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
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書十九

魏收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卷上亡